



甘肃省少数民族丛书

# 裕固文艺作品选

## 小说卷

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 
《裕固文艺作品选》编委会 编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甘肃省少数民族丛书

# 裕固文艺作品选

田宝忠题 

(小说卷)

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编  
《裕固文艺作品选》编委会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裕固文艺作品选·小说卷 /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《裕固文艺作品选》编委会编. —兰州:甘肃文化出版社, 2007.12

ISBN 978-7-80714-543-1

I.裕… II.肃… III.①文艺-作品综合集-肃南裕固族自治县-当代 ②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8.424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2597 号

裕固文艺作品选·小说卷

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 
《裕固文艺作品选》编委会 编

---

责任编辑 / 车满宝

封面设计 / 徐晋林

版式设计 / 王政德

---

出版发行 / 甘肃文化出版社

地 址 /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

邮政编码 / 730030

电 话 / 0931-845487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
厂 址 / 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 183 号

---

开 本 / 787×1092 毫米 16 开

字 数 / 1022 千

印 张 / 47.75

版 次 /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

印 数 / 1—2000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714-543-1

定 价 / 120.00 元(全四册)

---

如发现印装错误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## 《裕固文艺作品选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 韩正明

副 主 任 秦学仁 安国锋 高林俊

编 委 钟联民 索晓静 顾建斌

王政德 铁穆尔 赵光龙

丁学礼 安雪琴 贾生连

编 选 人 员 王政德 铁穆尔 安雪琴

贾生连 贺继新 达隆东智

钟进翔 董潇红 钟雪琴

# 目录 MULU

- (1) 牧人/杜曼
- (6) 山地民谣/杜曼
- (27) 亚斯塔拉人家/杜曼
- (31) 牧村轶事/杜曼
- (37) 山谷岁月/达隆东智
- (43) 猎豹/达隆东智
- (45) 巴特尔远行记/达隆东智
- (52) 苍茫群山/达隆东智
- (57) 古老的冬营地/达隆东智
- (67) 萨尔走过的草原/苏柯静想
- (72) 白骆驼/苏柯静想
- (80) 白房子黑帐篷/苏柯静想
- (93) 雪莲/苏柯静想
- (96) 魔笛/铁穆尔
- (103) 牧人捷尔戈拉/铁穆尔
- (106) 呵！傍晚的大地——阿格纳的回忆/铁穆尔
- (110) 住在扎龙镇的诺/贺 中
- (113) 关于一匹马的故事/巴战龙
- (116) 道尔吉的酒/祁翠花
- (119) 腾格里的苍狼/杜曼·扎斯达尔
- (124) 丁香花/张兴君
- (126) 别以为你是谁/张兴君
- (129) 金色的发卡/张兴春
- (132) 最后的守望/恩蒙巴特尔
- (137) 祈祷/成 林
- (143) 察汗德力图/田自成
- (145) 飞扬的尘土/藏金羚

甘肃省少数民族丛书



- (154) 你把思念给谁/满格·萨格斯  
 (155) 雪山深处/林贵增  
 (163) 雪/坦戈尔  
 (166) 金驼铃/苏柯静想  
 (168) 爱在年少时/其其格·萨格斯  
 (171) 后记

## 亚斯塔拉人家

(裕固族)杜曼

——  
 这年夏天,这个叫亚斯塔拉的草原,曾遇过一场过程很长的阴雨天气,雨水时断时续地落了十日,下得到处一片汪洋。这场雨,耽搁了好多人家诸如打柴、割草、补修棚圈等杂务活计。于是,使得在各户间找干零活挣钱的爱依弟兄几个,一连十几天找不到活干,猫在家里干着急。

爱依家中人口多。弟兄四个,说长齐刷刷一起长大,都到了婚娶年龄。在近几年内,想方设法筹措一大笔婚娶资金,已成了家里的当务之急,要攒够这么一笔数额很大的钱,光靠家里饲养的一些牛羊还不行,还得另寻财路,弟兄几个一年之内大多数日子,一直奔波在外。

雨水暂且断了财路,弟兄几个苦盼着天色放晴,都等得上了火。好在又熬了几日,雨水终于住了,天色渐渐转晴,弟兄几人就分头出去找活。爱依运气格外好,居然在邻村揽了一份替人放牧的长活。雇主和他同姓,曾读过初中,上学时曾按姓氏译音,起名叫安红革,名字很富有出生时代的特色。安红革成婚后,

分家立户已好几个年头,家中只有小两口和一个小女孩,养有近二百只羊,收入可观,小日子过得不赖,又恰逢此地殷实人家雇工放牧已成时尚,安红革早就想赶赶这时髦。心里正动着这份念头,恰巧爱依又上门找活,安红革一瞧他长得一副老实相,便相中了他,答应雇用他,但说要先试用几天。

有了一份固定且较长远的进款,爱依心中很快活。他深知试用期的重要、小心谨慎,干得很卖力,一天除放羊外,还极主动地干些家务活,使雇主很满意。于是试用一段后,两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,讲定了工钱,白纸黑字,写定了一份契约。至此,安红革就正式成为爱依的主子了。

这个时候,夏季的草地,愈发地显示出一派活力来。草木更加蓬勃,牛羊日渐强壮,丰年的好兆头,又给牧人们带来几分欣慰与喜悦。除此之外,那照例于夏季进山做买卖的牲口贩子、皮毛贩子和公家收购人员,又进山争抢收购山货、畜产,更使得牧人们的日子,在一番忙乱的买卖活中,满有滋味起来。同时,那耗资很大的改路工程也告结束。通往乡政府驻地的简易公路,被一条质量较好的沙石公路所替代。深山小乡有这么一条能按期通车的路,乡干部便带头实现摩托化,买了几辆摩托车。从此,干部们进山出山,再也不愿骑着马儿摇个骨头散架。屁股下蓝烟一冒,既快又威风。好多年轻人看在眼里,心里也开始痒痒。有些有钱的,马上效法,时时处处爱争强好胜的安红革,对此当然不甘落后。他出山一趟,也春风得意地买了辆草绿色的





半新货。自打有了这辆摩托,安红革就显得不安分起来,隔三间五骑车往外跑,来来去去跑了一段,有一些见多识广后,又生出一个要发笔大财的念头来,托熟人走门子,办了张采金证,打算和一帮青海人合股在一处产金地段淘沙金。他怕媳妇拦挡,就瞒哄她,说自己有要外出一段日子,暗里叮嘱爱依一番,要他好好听从他媳妇支派,就走了。

男人出门在外,小妇人为避人口舌,不肯和爱依同睡一顶帐篷。她让爱依天天夜里趴在露天下,逢雨天就给块塑料布遮雨。后来见此不是长久之计,便破费了几个钱,扯几丈白布,给爱依制作了一顶小帐篷。爱依免受了雨淋之苦,心底里对小妇人十分感激,但日子一长,又对她有很多怨气。这妇人一天到晚唠唠叨叨,叫他干这做那,除了放羊外,早晚还得熬茶做饭,拾柴背水,不得空闲,弄不好还惹得小妇人经常数落他。

夏天很快过去了。秋初,转场搬入“冬窝子”。“冬窝子”盖有三间很不起眼的土屋,爱依睡大屋,小妇人住套间,隔得泾渭分明,安红革离家已有好几个月时间,起先每隔十天半月,还回家看看,后来就渐渐不肯回家,惹得妇人常常念叨。有天竟当着爱依的面,哭哭啼啼数落丈夫。爱依见她哭得伤心,就劝说几句。

又过了好多天,有天下午,安红革领着几个外乡人,步行回到家,他人已瘦了一圈,一副没精打采相,招呼客人落座后,就把媳妇叫到圈旁,说了一阵悄悄话,原来他那淘金营生赔了,欠了雇工大笔工钱,摩托不够顶账,雇工们又来拉

羊。对这事,媳妇表现出极大的宽容,任凭几个外乡人挑来挑去,赶着十几只大肥羊走了,也没和丈夫吵闹一句,只反复劝说丈夫,要他再别出去胡倒腾。安红革至此,也像被霜杀的草,灰溜溜彻底蔫了,丢了摩托,外出也很不方便,只好听从媳妇的话,老老实实呆在家中,见此光景,爱依心里窃笑他没啥本事,同时又担心安红革家里开销不够,会辞退他。但他这份担心有点多余。安红革凭着一群羊垫底,仍心安理得地当甩手掌拒。

## 二

转眼过了一年。这一年来,爱依干得不赖,安红革两口倒也待他不错,他仍想在这家继续干下去。安红革则想剪卖今年这茬羊毛,再置办一辆新摩托。谁料今年毛价下跌,未能如愿。想了好久,便拿定主意要冒一次风险,捞它一笔外快。想定后,他出去一趟,到镇里弄回一截被一头焊死,一头却又钻了小眼的铁管。一天对媳妇说要进山挖些药材,领着爱依,背了锅碗口粮,一头钻进深山密林,在一条水声震耳的河边支锅埋灶。住下后,却不挖药材,只是忙着把那截铁管用铁丝绑在一截一头稍弯的柳木上。然后又烧红铁锅,炼化锡铁倒铁蛋。到这时,爱依才看明白,他的雇主要自制火枪打猎,他听说过如今打猎犯法,但人家要这么干,他管不了,也不想阻拦。好汉做事自有好汉当,他倒想凑凑这份热闹。

火枪做好后,能否使用又是否安全,安红革想先试用一下,他往枪筒里装上火药和弹丸,又在小孔内塞上火药捻,把枪固定在一棵小树上,点燃药捻,跑远了





看着。“嗵”的一声，枪口喷出蓝烟弹丸飞向对岸，打出一阵回声。枪算是试成了，歇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就满山乱钻，四处寻找鹿群。找了好几天，才在一片林子里寻得一群鹿，内有一头大公鹿，远远瞧着很雄壮。安红革摩拳擦掌，发誓要撂倒它。两人在灌木丛中像狗似的朝鹿群爬过去，鹿群竟一点也未知觉。安红革抓住时机，支起火枪瞄准，用烟头点燃了捻火。一声枪响，大公鹿怪叫一声，就地蹿了一蹿又朝前跑了几步，栽倒在灌木丛中。

“打着了！”爱依叫了一声，立起身朝着鹿倒处跑。跑了几步，没听到安红革声响，回头一瞧，见他仍一动不动地爬在原处。返回他细一瞅，人像睡着了似的，喊也不应。爱依吓得三魂出窍，哭腔哭调地拉扯了几把。半晌，安红革才慢慢支起头，呲牙咧嘴地摸着下巴，问鹿打倒了没有？

“打中了。”爱依见他没事，才松了口气，一听打中了，安红革也顾不得半个脸面木木的疼，硬撑着爬了起来，原来，那枪后座力很大，他放枪时未掌握好，枪一响，枪把弹过来腮帮上重重挨了一下，把他打懵了。

俩人奔过去，只见弹丸穿透了鹿的胸部，血如涓涓溪流，可鹿没死定，四蹄抽搐着；茸角很大，共八个枝叉，鹿倒地茸角已碰破了处，茸血渗流出来。这东西就贵重在这血上，安红革见茸血渗流出，也不管鹿的死活，忙不迭地用腰刀切下茸角。叫爱依捡些柴禾，生了堆火。烘烤茸角那破损处。烤得不流血时，把茸角挂在树枝上晒着，动手收拾鹿尸。鹿

的肚肠、肾、筋、鞭等，都是上好的药材，安红革极细心地样样割取下来，挂在树枝上晾晒。拾掇完了，俩人煮一锅鹿肉，欢欢喜喜地吃。后来俩人守着一大堆鹿肉，煮了吃，吃了睡，懒懒散散歇了一日，等那些鹿茸等玩艺晒得快干了，就丢弃了剩余的鹿肉，动身回家。半路上两人又胡乱采了些羌活、柴胡之类的药材。快到家时，安红革把装着鹿茸等东西的褡裢，藏在一棵松树上，并要爱依千万别把此事告诉他媳妇，说女人家嘴不牢，只央求爱依替他保密，答应把那些东西出脱了，也给他些好处。爱依一一答应下来。回到家里，呆了一夜，第二天天刚亮，安红革就借口要去镇里看病，悄悄取了那褡裢，兴冲冲地出山去了。

### 三

几天之后，安红革兴高采烈骑回一辆新摩托，又私下塞给爱依二百元钱。爱依知道这数字仅仅是个小头，心头老大不高兴，那媳妇也不高兴，平素很好看的圆脸一直吊丧似的，她对这摩托车早已幽怨很深，一直认为那东西骑野了他丈夫的心。再者，对新摩托的来路一点不知，起初怀疑丈夫动用了家里的羊毛款，那可是一家人全年的活命钱。一见那笔钱分文未动，便又怀疑丈夫瞒着她在外面借了钱，于是一气之下，和丈夫大吵大闹，还动了手脚。爱依夹在中间左挡右拦，也无济无事。安红革被媳妇的指甲划破了脸，小妇人也挨了丈夫一顿拳脚，鼻血流了满脸。打闹一场后，一怒之下，安红革骑了摩托溜烟跑得不知去向。小妇人嘴里嚷着要回娘家，心里

却丢不下家。好多天后,她火气已消,仍不见丈夫归来,又四处打探他的去处,安红革却一直赌气未归,二十多天过去了,仍不见踪影,小妇人只好自我安慰着,耐心地等待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不久,又遇到了一段阴雨,害得爱依夜夜湿淋淋睡不好觉。小妇人看着有些不忍心,让他睡在了大帐篷内。睡了一段日子,两人间就发生了一回不该发生的事。事后俩人都感到懊悔和恐慌。但此事天知地知,日子个仍过得像以往一样平静。于是,俩人的心境也很快归复平静,关系更加亲密,俨然一对夫妻。有天夜里,俩人睡得正好,突然被人粗暴地踢醒,爱依睁眼一瞅,一道手电光亮得晃眼:“你两个狗日的干好事!”随着喝声,被子被掀开了去,爱依听出是安红革的声音,万没料到他会半夜里突然归来。他慌慌张张地刚爬起来,身上就挨了几柳棍。他有些招架不住,硬挣着蹿出门去。安红革并没撵他,又动手把媳子打得呜哇乱叫。

爱依跑回自己住的小帐篷,胡乱地捞几件衣服穿上,听得小妇人被打得好狠,心里很不是滋味,懊悔得直想哭,急得在草地上乱转。

爱依怕安红革又来找他,坐在小帐篷内一直未敢合眼。天亮时,安红革瞪着眼珠,堵在门口冷冷地说:“你个狗日的,还这么欺负人哩,你收拾一下,这就给我滚!你这一年的工钱,就别想要一个子儿。”

爱依已想到安红革会撵他走,再说不走也确实无法再干下去了。所以,低着头,什么也没说。等安红革骂着走开,就赶紧收拾东西。当他收拾停当背起行

李卷出了门要走时,心头突然像被什么揪着似的,有几分难过。他四下望望,除了安红革立在大帐篷前朝这边张望外,不见小妇人动静。爱依猜想她肯定被打得很重,这阵还躺在铺上未能起来。此时此刻,他很想见见她,看她究竟被打成什么模样,是不是伤着了要紧处,要不要去请大夫。同时最好能和她打个招呼,说声对不住。但现在已不能去和她告别。他心里很清楚,那样做会火上加油,把事情弄得更糟。于是,他狠狠心,怀着一腔爱怜,背负着行李卷,很痛苦地走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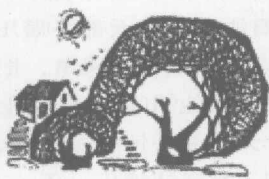
她丈夫今后会咋样待她?他走着,又停住脚步,很认真地想这个问题,就在这时,他见安红革喊叫着撵上来,要他等一等,说有话对他说。爱依不知他要说什么,壮着胆防范着等他。安红革走上前来,很平和地说:“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。”态度的变化令爱依始料不及。“我刚才说的是气话,你今年的工钱,我过些时候会给你的。我还要求你一件事。”安红革说到这里,停住话头,瞅了瞅他的表情,爱依被他瞅得怪不自在,避开他的目光,说:“啥事,你就说吧。”

“就是我们干的那件事,你要说话算话,可千万别抖出去。”爱依想想料定他说的是鹿的事,就说:“你放心,我一辈子也不会说出去。”爱依发誓赌咒似说着,又鼓足勇气,可怜巴巴地求道:“我也求你件事,行不?”

“是啥事,你说吧。”安红革心里暗骂这小子太精,做买卖似的讨价还价。“我实在对不住你,也害了嫂子。求你以后别老难为他。”“哎,真是你们的情人心连着心,还替她求情呢!”安红革挖苦

一句,见爱依已羞红了脸,就露出几丝苦笑,又说:“你就放心吧,我再不会难为她的,你没别的话就快走吧。”

爱依被他说得怪不好意思,回头就走,走着,心里又由不得想这件事。他想,万一安红革说话不算话,今后为那事和媳妇闹散伙,他一定要娶她。



## 牧村轶事

(裕固族)杜 曼

一声低沉的炮响过后,突兀在松树林里的一段悬崖下,腾起一柱烟尘。待烟尘慢慢散尽在树林里时,托瓦才慢条斯理地从一柱粗大的树下爬起来,去悬崖下挑选石材。

这一炮放得效果不错,炸下一大堆砾石。托瓦动手在乱石堆中挑选能用的石块,他要用这些石块加固自家的牛圈。他在石堆中翻腾着,突然眼睛一亮,瞅见了一块黄澄澄的石头,拿到手上掂掂,石头很沉,吹去上面的尘土,再细细一瞅,便看出了些名堂

铜矿石!他惊喜得差点喊出声来。

这一带的山里,蕴藏着很多储量不大的小铜矿、小煤矿。多年来,这儿上上下下喊叫着要找矿开矿办乡镇企业,喊得这一带好多牧人动了心思。很多人除了放牧外,癫狂了似的四处找矿。有些人运气好,居然找到了矿点,开采小铜矿、小煤矿,发了不大不小的财。托瓦耳闻目睹身边这些事,也一直做这样的发财梦,一年四季在山里找矿点,可找了多年,一直没找到什么,不免有些泄气。而眼下这意外的发现,竟惊得他发了阵愣。一会儿回过神来,浑身就来了劲,操着铁





铤在乱石堆中一阵乱翻,很快在崖根处找到了一条淡黄色的夹层,托瓦动手在此处再打一炮眼,添上药,轰隆隆又放一炮,炸出一个坑来。待灰烟散尽,扒净坑中沙石,那淡黄色的夹层愈发显眼,用手指一量,足有二尺多宽,两头埋在崖根不知长短。见此光景,托瓦看出这矿点是值得开采的。他歇着抽根烟欢喜了一阵,又生怕别人发现,动手用沙石掩埋了显露出的矿苗,再无心思挑拣石材,便揣了一小块矿石,扛了家什,喜滋滋地往家走。

这时节的牧场,正处在一年中最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季节。山峦原野被夏天的阳光和雨水滋润得分外鲜活,大片大片黄色和蓝色的金露梅花、酥油草花、马莲花到处开放。花草的芬芳,让人心醉。由于兴奋,托瓦瞅着这司空见惯的景象,心情愈发开朗,忍不住哼着歌,脚步迈动得格外欢快。

“我们家的财运,今天算是等来了。”进了自家土屋的门,托瓦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,朝正一脸疲惫地抱着奶桶打酥油的老婆喊道。

老婆没好气地说:“你们家人活了几辈,谁有过狗屁财运。”

“不信你看看。”托瓦把矿石拿给老婆看,又把发现经过说了一遍。

老婆两眼直勾勾地把玩着那块矿石,露出了一脸笑容。

紧接着,两口子在一种少有的喜悦气氛中津津有味地谈论起开矿的事来。

托瓦说:“不管他三七二十一,先办个采矿证,雇几个人挖它一下。我就不信这么好的矿点,赚不回些钱来。要是

搁得日子久了,万一叫别人发现,再胡搅蛮缠地搅和进来,就又麻烦了。”老婆说:“就照你说的办,哎哟哟……求老佛爷保佑我们生点财吧。你瞧我那二表哥,开了几年煤矿,就在城里买了一套楼房,收拾得像个当官的家。表嫂也进城伺候娃娃上学,活得像个官太太,眼热死人了。”

托瓦说:“眼热他个球哩,挣了钱我们也买一套,你也住进城,学着官太太们活一阵。我明天就去办采矿证,说干就干。”

老婆说:“办个屁证哩,锅盖揭得早了气就冒掉了,别到处张扬,先悄悄干一阵再说。”

托瓦说:“不办采矿证可不行,到时候矿管站的人找上门来,麻烦事可就多了。这事就这么说定了。今天家里遇上好事,你给我倒半斤,我好好喝几口。”

托瓦有酒瘾,每天都要喝几两过过瘾。平时老婆嫌他喝酒误事,把酒锁起来,从不白天给他酒喝,每天晚上睡前才给几两。今天老婆心情也好,什么埋怨话也没说,倒了半瓶让他乐一乐。

## 二

这是个只辖管两个村的小乡。全乡千把口人,论人口,抵不上外地一个村子多。乡政府驻地是个只有百多户人家的小镇子,地处一个四山围合的小盆地。一条大河哗哗然的从镇子旁流过。这里地势转低,气候较好,能种庄稼。眼下四周的饲料地里,大豆和苜蓿长得一片油绿。

托瓦急急火火地赶到镇子,找户开矿的人家一打听,才知道去县矿管站办采矿证,得有乡政府的介绍信。于是他又



急不可待地去乡政府找那位名叫艾登的乡长。艾乡长是本地人,是托瓦的同村乡亲又是小学同学,俩人很熟识,今天有事,自然得去找这位熟人。

托瓦找到艾乡长把来意一说,艾乡长很专心地听了听,问露出的矿石层面有多宽多长,托瓦据实一一回答。艾乡长又问有没有矿石化验结果,托瓦又照实说,还没来得及办这事,想先办手续后化验。艾乡长沉吟一阵说:“照你的说法,储量不算太小。但按规定,矿石得先化验,含量高划算就准许开采,含量不行就没必要在草原上乱挖了,保护草原植被也很重要嘛。”

托瓦说:“看矿石成色,含量不错,开采划算得来。”

艾乡长说:“那也得我看看矿石再说。”

托瓦说:“矿石我带来了些,请乡长过过目。”他起先不想拿出那点矿石让乡长看,眼看过不了化验关,只好怪不情愿地拿出来让乡长看。一小块矿石,把艾乡长眼睛都看直了。艾乡长在乡上工作多年,一直努力在开矿办乡镇企业方面搞些政绩。他费了不少精力,曾为乡政府开办了一处小铜矿,一处小煤矿,在找矿开矿方面积累了不少知识和经验。他一瞅这矿石的成色,就很自信地断定,托瓦发现的是座小型富矿,至少比乡上开的铜矿强许多倍,这让他很羡慕。他马上变得热情起来。

“这么好的矿点确实值得开采。你这采矿证的事,你就不用操心了,我那边人头熟,我给你办。你先雇些人,赶紧动起来。”

托瓦说:“真感谢你了,只是我个人的事,咋能这么麻烦你。”

艾乡长说:“我们乡亲之间说什么客气话,再说支持你们开矿也是我们乡里的工作,还能不帮你这么点小忙。”说着,他又叫来秘书,在门外小声交待了几句。转回身又说长道短的和托瓦拉家常,尽说些俩人小时候一块玩耍的事。托瓦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编着,想走又不好走。说话间,秘书端上来一桌酒菜,在沙发茶几上摆好了,艾乡长说:“托瓦大哥几年难得来乡政府一趟,我俩从小一块儿玩大,还没和你喝过酒。听说大哥的海量,今天我就陪着试试你的酒量。”

一乡之长居然要请他一个来办事的牧人喝酒?托瓦受宠若惊,手足无措地不知说什么好。但他很快料定,这事和矿点有关系。他猜不透乡长葫芦里卖啥药,心里有些不安。想了想,又觉得这公家的酒菜,不吃白不吃,遇上天大的事,也先白吃喝上一顿再说。他壮壮胆,想放开肚皮吃喝一顿。

仨人相互敬了一巡酒,艾乡长说:“今天这酒,我们还是照老规矩猜拳喝,一拳一杯,输了不准赖账,杯子要喝干,剩一点罚三杯,谁先趴倒了,给谁画胡子。”秘书拍手叫好,托瓦也跟着拍手叫好。

仨人猜着拳喝了阵,十几杯酒下肚,托瓦胆子更壮了,手脚也能放得开来,就像在自己家请亲戚朋友喝酒一样,喊七叫八,猜拳的声嗓高昂、洪亮。

一瓶酒喝得见了底,仨人酒都上了头,都话多了起来。趁着酒酣耳热,艾乡长捅捅托瓦,咬耳朵说:“大哥开矿的资



金有没有困难,有就照实说,乡上有些低息贷款,我尽力帮忙。”托瓦说:“小矿嘛,有个万把块钱干起来就行。赢利就接着干,不赢利就拉倒。有了我那几十头牛,万把块本钱我还拿得出手。”

艾乡长说:“没啥困难就好。不过,开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,有了本钱,还要会管理,外头还得有销售门路。你一个人又要搞管理,又要跑销售,还得帮家里照看牲畜,能忙得过来吗?我提议这个矿你和乡政府合伙开,投资赢利两家各半,你看行不行?”

一听这话,托瓦心里便骂道:你个鬼小子请我喝酒,打的才是这主意。到嘴的肉我分一半给你,你当我是个傻瓜?嘴上却说:“给你兄弟说老实话,这矿是我老婆发现的。不怕你笑话,这事我做不了主,得回去和她商量商量。”

艾乡长说:“大哥这话说的在理,老婆的发现权应该尊重。你回去和她商量商量,千万别忘了给我个回话。”

托瓦连忙点头。

仨人嘻嘻哈哈地继续猜拳喝酒。又一瓶喝得没了酒,再开一瓶,这第三瓶酒喝掉一大半。托瓦竟喝不过两位干部,头一歪,醉倒在沙发上。

艾乡长和秘书又嘻嘻哈哈地动手用蓝墨水,在托瓦脸上画个大八字胡,画完,叫来通讯员吩咐把托瓦扶到客房去睡着醒酒。吩咐妥了,自个也回家去醒酒。

通讯员连扶带背,像扔死尸般地把托瓦扔在客房床铺上。托瓦嘴里嘟哝了几句,不一会儿就鼾声如雷了。

这天是个好晴天,日头很毒,客房里

有点闷热。托瓦常年在高寒凉爽的牧场住惯了,经受不住闷热,睡了一大阵就捂出一身热汗。他被热醒了,醉乎乎地爬起来,脱了衣裤,穿着裤衩背心倒头又睡。不一会儿,县里一家收购站来此地收购羊毛的卡车,开进大院。车子在院里转一圈,掉头停在了客房门前,车上的人去信用社办事。托瓦被车的声响吵醒了,翻翻身又觉得尿憋,晕头昏脑地爬起来,身子摆荡着站在门口朝院里撒泡尿,转回身又口干舌燥想喝水。在屋里转一圈没找到一口水,见门前这辆车蒙着帆布,还当是贩瓜果蔬菜的车,想弄个西瓜吃。喊了几声没人答应,索性爬上车厢,连滚带爬地跃进车厢,才知是个运毛车,就很泄气地骂一声,四仰八叉躺在了毛堆上,身下软乎乎的,仿佛躺在云端中,眼前什么都飘飘忽忽,有些头晕眼花。猛的,胃中的酒又翻涌上来,噎着嗓子吐了阵,哼哼叽叽地躺着,不一会儿又迷糊了过去。

车上的人在院里办完事,开了车回城去。托瓦睡在车厢毛丛中,身下软绵绵的,没被车的声响和颠簸弄醒。车跑了百多里山路,进城时已日头落山。托瓦身下软和,睡得舒坦,仍没醒过来。车上的人一点不知道车厢中还睡着个醉汉。回到单位,见人都下了班没人卸毛,便连车带毛锁进车库,也转回家去。

### 三

托瓦睡醒时,还当自个睡在家里。坐起身喊老婆要水喝,不听得有人答应。这才突然想起,自个今天在乡上喝酒,不知这会儿睡在谁家,想喊又不敢喊。黑





灯瞎火的四下一摸索,才知道自己睡的不是炕或床,而是一辆毛车。他闹不明白这是咋回事,摸索着下了车又摸索一阵,搞明白自己被锁在一间车库时,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。他怔呆呆回忆半刻,却一切恍恍惚惚,像做了一场已忘却的梦,咋也回想不起自己醉了酒,咋上了这辆运毛车又被锁在这里。他发阵呆,回过神来,便气哼哼地去使劲撬门。撬一阵才知自己撬也是白撬,谁半夜三更会来开门?于是又很泄气地爬上车厢,坐等天亮。

这单位的门卫是个快要退休的老工人。老门卫听得车库那边有响动,赶紧蹑手蹑脚地过去。听得车库里又没了动静。门卫不放心,走到门边细细瞅瞅,看到门锁完好。耳朵贴着门缝细细听听,听得里面有人喘息。门卫还当有人挖了墙壁或是揭了房瓦来行窃,怕自己势单力弱斗不过,吓得不敢声张,又悄悄溜回去,给司机和派出所打了报警电话。不一阵,司机领着一位警察赶来,开了车库门,闯了进去。

托瓦听得门锁响,忙跳下车,人还未站稳,司机和警察扑上去,一左一右,扭住了他胳膊。托瓦吓得浑身打颤,一时不知说啥好。警察用手电照照托瓦,看到他那张花脸,司机和警察都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警察说:“这贼还画花脸化装,真少见。”

托瓦说:“我不是贼,我是个好人的。”

警察说:“你不是贼,半夜三更钻到人家车库里干什么?”

托瓦说:“我在松木沟乡政府和乡长

一块喝酒,咋到了这里,我也搞明白了。反正,我是好人,我向佛爷保证我不是贼。”

司机说:“你真的是松木沟的人?”

托瓦说:“是真的,我叫托瓦,不信你们去查查。”

司机放开托瓦,晃着手电四下看看,见房顶、四壁完好无损,车厢内羊毛原封未动,觉得这事有些蹊跷。

司机对警察说:“这事咋有点闹不明白,能不能先把人留下,明天查清了再处理。”

警察有些不高兴:“也行。以后有啥事,搞明白了再报案,省得瞎折腾。”

警察和司机把托瓦带到门房,由门卫看着。第二天,司机打通松木沟的电话,乡政府没人接,司机问邮电所的人,松木沟有没有一个名叫托瓦的人?那边说这人昨天在乡政府喝醉酒走失了,这会儿这里正在找人。司机见情况属实,就过来放托瓦走人。

司机说:“你这个人真会出洋相,喝醉了胡跑啥哩,惹这么多麻烦事。你赶紧坐班车回去吧,松木沟那边正找你哩。”

托瓦说:“我真对不住你们,我这会儿身上没带一分钱,也没衣服穿,咋回去呢?真丢人死了。”

司机是个好心人,怪同情这位醉汉,给了托瓦一套旧衣服,五块坐车钱,把他打发了出来。

#### 四

艾乡长在家睡了一觉,下午酒醒后,到客房看托瓦酒醒得如何。他想好好和

这位乡亲联络一下感情,争取感化和说服他,与乡政府合伙开采那矿点。把这个少见的富矿开出效益,开出名堂来。他进门见托瓦的衣服全扔在床上,人却不见了踪影,马上叫来通讯员,训斥了他一顿:“叫你把人看好,叫他好好睡着醒酒,别醉着到处乱跑。这倒好,画个花脸,光着身子去出洋相,成啥体统。赶紧去把人给我找回来!”

训斥过通讯员,他又骂托瓦真是不识抬举的东西,几两酒就喝成这付德行,坏乡政府的名声。骂过了,坐在办公室里生一阵闷气,又翻着文件等待下班。快下班时,通讯员一脸热汗地跑过来说,到处都找遍了,找不见人,问谁都说没见。

艾乡长说:“你这话当真?是不是去偷懒,没好好找?”

通讯员挺委屈:“我要是偷了懒,请乡长查清楚了,扣我十天的工资。”

艾乡长说:“那他会光着身子回家去不成,有这样的醉汉吗?”

通讯员说:“是不是受不住热,醉乎乎地跑到河里冲凉,掉在水里了。”

艾乡长听得心惊肉跳:“走,快叫上在家上班的人,我们分头去河里找找。”

乡上几位干部职工,分头去河边上上下下找了一圈,仍没找到人,艾乡长心里就发了急。觉得这托瓦在乡政府喝醉酒又走失了人,一旦出了事,自己责任重大。他急得有些坐不住了,叫干部职工们再分头去镇子各处细心找找。大伙分头挨家挨户找了一遍,找到快半夜时,都陆续回来,说没找见人。艾乡长心情就愈发沉重了,心里胡思乱想地后半夜没好好合上眼。第二天一早仍不见托瓦人

影,他就再安排大伙顺着河沿往河下游处找。他觉得通讯员的分析很在理,托瓦凶多吉少,八成是去河里冲凉时出了问题。

大伙找到晌午,依旧没找见人影,都歇在河边啃吃带来的馒头时,乡邮电所的人来报信,说快别找了,县上一个单位来了电话,说人坐班车回来了。

艾乡长如释重负,一颗紧悬着的心松弛下来,气却不打一处来。他真不明白这托瓦搞什么名堂,憋着一肚子怨气等班车。车一到,见托瓦下了车,叫过来劈头盖脸一顿臭骂:“你说你算不算个人,你狗肚子里盛不住酥油,几两酒就把你烧慌得不见了人影,你知不知道啥叫害臊?……”

托瓦抱着头蹲在地上,涨红着脸不敢吭一声。听得乡长不骂了。才站起身打躬作揖地说:“乡长你别这么大气,我真的不算个人了。我喝了半辈子酒,从没丢过这号人,真羞死人了。”

艾乡长气消了一半:“你好端端地不睡着,脱光了胡跑啥哩,你害得我们找你找得好苦,你要是出个三长两短,你叫我咋向你家里人交代?咋向组织交代?”

托瓦说:“我真对不住乡上领导和干部们,哪天我杀只羊,请乡上领导和干部们去我家喝酒,那合伙开矿的事,我们也商量着办。”

艾乡长已没了气,笑着开玩笑说:“你哪天请客,日子说定了,我领着干部们一定去。不过我有言在先,这回你喝趴了,给你画个胡子再拿条绳子拴住你,免得你画个花脸又光溜溜跑掉,害得我们到处找。”

说得托瓦也笑起来。



## 山谷岁月

(裕固族)达隆东智

在遥远的地方  
响起故乡的清笛  
金杯银碗里  
盛满上好的烈酒……

阿木尔耳边响起了那首古老的歌，那是山脊上妻子唱给他听的。那天，他告别了母亲，骑着银鬃白马，向牧草地奔驰，马鬃上散发着醇正的酒味，在寒风中浓烈极了。

阿木尔这个群山谷浪漫的牧子，两腮长满黑亮的胡须，鼻子挺拔，眼睛深凹。他高大、强悍、刚烈，猎人般的气质。但他是部落里名副其实的酒鬼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醉酒。

那个牧草地就是乡政府所在地。他骑着白马来到牧草地时，太阳的余晖落进了山头。他慢悠悠地踩着蹬下马，清晨的酒气还在散发，一阵汽笛声，使他从酒醉中清醒。在这个牧草地上醉酒不止是他一个，在他懂得酒会醉人的时候，牧草地上每天都有零零落落的醉汉倒在乡政府门口、马路上、后草坡。太阳落山后，酒友们趁早拿出积存的钱，买上几瓶上好的白酒，点着昏暗的煤油灯，为那原上

青青草，喝到月明星散，喝得烂醉。

那天，太阳落下山后，天幕上稀稀疏疏的星星点缀着草原的夜空。阿木尔召集山谷里的伙伴们聚会，聚会的场地设在离乡政府不远的牧草中心，大包之前是生产队的牲畜培育中心，是一个简易的木房。木房建筑结实，四壁和顶棚皆为木制，里面宽敞明亮，被烟气熏得黑黢黢的，木房中央放着生锈的火炉。没费多少功夫，阿木尔的伙伴们速速生起了火，铁炉里燃响了噼里啪啦的柴火声，一股浓烟弥漫着整个房屋。其实无论在寒冷的夜晚，还是大雪封山的季节，他们免不了在这个空旷的木房里举杯欢唱，如醉如痴。

那天夜里，风依旧平静，火熊熊燃烧，他们点燃了那盏破旧的煤油灯，憔悴的面孔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现，阿木尔坐在伙伴们中间，照例斟好白酒，举起酒杯开始吟唱，他依然唱的是那首古老的歌，歌声圆润，充满激情。一阵醇香的酒味弥漫了整个木房。这是阿木尔邀约伙伴们在牧忙季节的又一次聚会。夜半，风轻轻地吹着房门，微醉的阿木尔突然想起了他死去的哥哥。那年，大约是寒冬腊月，冰渣子乱飞，寒风不停地吹着。那天，临近黄昏，羊群被孩子们收拢在棚圈里，一群牧人从四面八方乘马赶来，聚集在他哥哥家里准备过节，帐篷里肉味飘香，酒气冲天，人声鼎沸。夜深后，他哥哥醉如烂泥，在黑夜裡辨不清方向，独自离开帐篷去群山谷的山林里。人们发现他的行踪后，就立即骑马追赶。出乎人们意料的是，在皓月当空的夜里，一棵松柏树身上映照着一根粗细均匀的绳索，

